

痛史

第十七種

隆武遺事

卷之三

國朝遺事

中華民國元年六月初版

(痛史二十種 國變難臣鈔一冊) 附錄三種

(每冊定價大洋壹角)

校訂兼行印

商務印書館

翻印必究

印刷所

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
商務印書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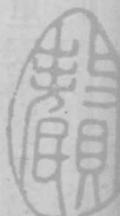
總發行所

上海四馬路中市
商務印書館

隆武遺事

乙酉五月。南都失守。總兵官鄭鴻逵、鄭彩退師回閩。會唐王從河南來。奉之至福州。與巡撫張肯堂、巡按吳春枝、原任禮部尙書黃道周、南安伯鄭芝龍等共議唐王監國。王太祖後封南陽。初失愛於祖父。兩叔謀奪嫡。未得請名。及祖瑞王薨。守道陳奇瑜知府王之柱爲之請。得嗣。後以統兵勤王。擅離南陽。錮高牆。會赦出。性率直。喜詩書。手草傳檄。灑灑數千言。鴻逵請正位以饗衆心。芝龍意別有在。固爭以爲不可。諸大臣皆言監國名正。俟出關尺寸。建號未遲。而李長倩亦疏言急出關。緩正位。示監國無富天下之心。不報。擁戴臣貪定策功。不數日。卽位於福州。改元隆武。大赦時閏六月十五日也。

是日郊天。大風拔木揚沙。駕回宮。尙寶司卿坐馬忽驚躍。玉璽墮地。損一角。人咸異



之。改福州爲天興府。以布政司爲大內。封鄭芝龍平虜侯。鄭鴻達定虜伯。鄭芝豹澄濟伯。鄭彩永勝伯。設六部九卿。以張肯堂爲吏部尙書。李長倩爲戶部尙書。曹學佺爲禮部尙書。吳春枝爲兵部尙書。周應祥爲刑部尙書。鄭瑄爲工部尙書。馬思禮爲通政司使。鄭廣英爲錦衣衛都督。以天興、建寧、延平、興化四府爲上游。汀州、邵武、漳州、泉州四府爲下游。各設撫按。起蔣德燝、黃道周、黃景昉、蘇觀生、何楷、陳洪謐、林欲楫、朱繼祚、黃鳴俊爲大學士。改庶吉士爲庶萃士。命蘇觀生主之。以招選賢才。又起曾櫻、何吾騁、郭維經、葉廷柱入閣辦事。閣臣至三十餘員。其遠不能至者。尙有王應熊、楊廷麟等。僅列其名。其有票旨。隆武帝手爲之。閣臣閒居而已。德燝、景昉欲楫、力疏辭行。人以死請。乃至。德燝陞見首。請親屯練軍。集廷臣議戰守。兵定二十萬。自仙霞關而外。宜守者一百七十處。計十萬。其十萬。今冬精練。明春出關。一出浙東。一出江西。統二十萬之兵。合八閩兩浙兩粵之餉計之。尙不給。然竟成築舍。

時內外文武濟濟。然兵餉戰守悉委之芝龍。芝龍泉州人。城南三十里安平鎮。其故

府在焉。芝龍從幼在海爲盜。凡海盜皆其故盟。或其門下自就撫後。海舟非鄭氏旗號。不能往來。每舟列入三千金。歲入以千萬計。富擬於國。自築城安平。海稍直逼臥內。可逕達海。守城兵餉。皆自給。不取於官。旗幟鮮明。戈甲堅利。盜有遁入海者。檄付芝龍。取之如寄。弟芝虎勇冠三軍。昔征劉香老。歿於海。次鴻達。次芝豹。一門聲勢赫奕。東南芝龍開府城南。坐見九卿。入不揖。出不送。其貴倨如此。

粵西靖江王某。於八月亦稱監國。不奉詔。舉兵將東。廣西巡撫瞿式耜移書總督丁魁楚爲備。又檄思恩參將陳邦傅防梧。靖江王遣桂平道井濟促式耜入見。式耜不往。未幾。靖江王提兵至梧。命式耜易朝服朝。式耜不從。以兵脅之。卒不奪。靖江王旋爲魁楚所敗。返桂林。時粵西總兵楊國威亦從靖江王。式耜授計於焦璉。國威而邦傅亦應檄至。遂擒靖江王及國威。并吏科給事顧奕等械至。斬之。封魁楚伯爵。式耜進兵部侍郎。

時浙東亦奉魯王監國。先是清兵入杭州。潞王以城降。原任巡撫祁彪佳赴水死。左

都御史劉宗周不食死。有絕命詞云。留此旬日死。少存匡濟意。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。慷慨與從容。何難亦何易。又示增秦示瞻詩云。信國不可爲。偷生豈能久。止水與疊山。只爭死先後。若云袁夏甫時。地皆非偶。得正而弊矣。庶幾全所受。門人會稽諸生王毓蓍聞變。卽遺書先生云。願先生早自決。毋爲王炎午所弔。卽投泖橋而死。儒士潘集奔東渡橋。袖石自沉死。周卜年赴海死。大學士高宏圖流寓紹興城外。至野寺不食死。原任山西僉事鄭之尹子遵謙。殺浙江招撫使某於江上。遂同張國維、方逢年、柯夏卿、宋之普、陳函輝、陳汝霖、孫嘉績等。迎立魯王於台。會朱大典於金華。亦遣唐珏上表勸進。王遂監國於紹興。以國維、逢年、之普爲大學士。國維督師江上。賜上方劍行事。其子世鳳爲將軍。封方國安荆國公。守嚴州。張鵬翼永豐伯。守衢州。鄭遵謙義興伯。王之仁武安伯。補陳潛夫原任御史。加太僕寺少卿。監各藩鎮兵馬。七月復富陽。八月復於潛。時兵馬雖集。各不相統。部曲騷然。國維疏請尅期會戰。則彼此迭入。我有番休之逸。而攻堅擣虛無應接之暇。且必聯諸帥之心。化爲一心。

然後可使人人之功罪。化爲一人之功罪。馬士英奉宏光帝太妃至紹興。人士猶未知宏光所在。國維首疏參馬士英誤國十大罪。士英懼。不敢入朝。原任禮部員外郎王思任。疏請斬士英以謝天下。王疏云。戰鬪之氣。必發於忠憤之心。忠憤之心。又發於廉恥之念。事至今日。人人無恥。在在不憤矣。所以然者。南都定位以來。從不曾真真實實講求報雪也。主上寬仁有餘。而剛斷不足。心惑奸相馬士英援立之功。將天下大計盡行交付。而士英公竊太阿。肆無忌憚。窺上之微。而有以中之。上嗜飲則進醞醕。上悅色則獻妖淫。上喜音則貢優鮑。上好玩則奉古董。以爲君逸臣勞。而以疆場擔子。一肩推與史可法。又心忌其成功。而決不照應之。每一出朝。招集無賴。賣官鬻爵。攫盡金珠。而四方狐狗輩。願出其門下者。得一望見。費至百金。得一登簿。費至千金。以至文選職方。乘機打刦。巡撫總督。見兌卽題。其餘編頭修脚服錦橫行者。不在話下矣。所以然者。士英獨掌朝綱。手握樞柄。知利而不知害。知存而不知亡。朝廷篤信之。以至於此也。茲事急矣。政本閣臣。可以走乎。兵部尙書。可以逃乎。不戰不守。而

身擁重兵。口稱護太后之駕。則聖駕獨不當護耶。一味欺謬。滿口謊說。英雄所以解體。豪傑所以灰心也。及今猶可呼號泣召之際。太后宜速趣上照臨出政。斷酒絕色。臥薪嘗膽。立斬士英之頭。傳示各省。以爲誤國欺君之戒。仍下哀痛罪己之詔。以昭悔悟。則四方之人心士氣。猶可復振。而戰鼓可厲。苞桑可固也。

乙酉五月。又上揭士英云。爲一人定國。可以因敗爲功。千載留名。可以去邪從正。事閣下文采風流。才情義俠。職所素欣者慕者。卽當國破衆疑之際。援立今上。毅然主之。以定時局。豈不中外悅服。以爲古之郭汾陽。今之于少保也。何快何幸。然而一立之後。閣下氣驕腹滿。政本自由。兵權獨握。從不講戰守之事。只知貪黷之謀。酒色逢君門牆。固黨以致人心解體。士氣不揚。叛兵至則束手無策。強敵來而先期以走。致令乘輿播遷。社稷邱墟。高皇帝鼎鐘之華闕。譽聚腥羶。閣下謀國至此。卽喙長三尺。亦何以自解也。憤極神人。懼兼夷夏。恐閣下展轉清夜。夢寐亦不得安。略計將來。良心亦不盡死。以職上計。莫若明水一盂。自刎以謝天下。則忠憤節義之士。尙爾相亮。

無他。閣下妻孥子孫庶幾可留苗裔。若但求全首領。亦當立解樞權。授之才能清正大臣。以號召英雄豪傑。呼號惕厲。猶可倖望中興。所謂一人定國者也。如或逍遙湖上。潦倒煙霞。仍效賈似道之故轍。則千古笑齒已經冷絕。再不然。如伯嚭渡江。吾越乃報仇雪恥之國。非藏垢納汙之區也。職當先越胥濤。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。上干洪怒。死不贖辜。閣下以國法處之。則當束身以候提騎。以私法處之。則當引領以待鉏麑。言粗意妄。不勝皇恩。

第二揭云。爲明主宜明。正人宜正。懇乞亟請皇上當陽。以還剝復事。某伏處林泉。耄病無識。然聞道路悲啼。仳離逃竄。岌乎殆哉。朝不保夕矣。輒歎國家之事。遂至於此。詢問乘輿。俱云不知去向。堂堂天子。可以喝招乎。可以寄放乎。可以藏匿乎。閣下自許。豈不附於正臣。然皇上乃大明之主也。當曉然與衆共知。啟蹕何日。駐蹕何方。經過行在。委曲圖存。自當一一大書。布告中外。而今閣下以揆首樞元。拋撇主人。擁兵自衛。託言護太后駕來。亦如虜中事。謂之攝政。豈不羞鬚眉而喪衣冠之氣乎。閣下

身爲大臣。又爲親臣愛臣。形影相依。呼吸相屬。豈有不知今上所在者。而詭祕若此。
無非慮虜之追上。而且自爲逃也。正乎不正乎。皇上何以待閣下。而閣下設心至此。
天容之否。且某聞之。君猶日也。日有晦有蝕。而天上斷無二日之理。天上不可一日
無日。則天下不可一日無君。今帝座虛十幾日矣。有何妙用。有何奇謀。某以爲光明
正大。仍是我朝君相之事。若再欺蒙苟且。不明不白。則中□□□□□。閣下主何意
矣。近聞黃靖南戰勝虜遁。閣下卽當從皇上所在立請復至留都。如皇上駕在浙境。
亦當請至會城。定位以安天下。庶爲正理。閣下仍猶不失爲正臣。嗟乎。閣下果肯盡
忠如靖南之戰。皇上旣已親征。正是祈父戮力之時。而閣下星夜走避。帶此十萬兵
至浙何爲。閣下勿謂天下人盡無手眼。考終命三字不易。子孫三族所係也。閣下試
低頭思之。

十月。清兵至□□。方國安嚴陣禦之。國維率王國斌趙天祥策應。追戰於草橋門。會
天大風雨。礮石俱不得發。遂各斂兵。清兵營木城於沿江。閩中詔至。諸求富貴者爭

應之。監國遂下令返台。士民復皇。國維馳至紹興。上疏隆武帝曰。國當大變。凡爲高皇帝子孫。當同心戮力。興復大業。俟成功之後。入關者王之。監國退居藩服。禮誼昭然。若以倫敍。叔姪定分。在今日原未假易。且監國當人心奔散之日。鳩集爲勞。一日南拜正朔。鞭長不及遙制。脣亡齒寒。猝然有變。悔何可追。臣老臣也。豈若朝秦暮楚之客哉。疏入。議始定。而浙閩已成水火矣。

閩餉不足。芝龍遣給事中梁應奇入粵督餉。應奇往。參遲誤者數十人。命提問。亦莫應。潮州知府楊球遂止越界。不敢入。芝龍又命撫按以下。皆捐俸助餉。官助之外。有紳助。紳助之外。有大戶助。又借徵次年錢糧。又察括府縣庫積年存銀未解者。釐毫皆解。又大鬻官爵。部司價銀三百兩。後減至百兩。武劄僅數十兩。或數兩。於是倡優廝隸。盡列冠裳。然無俸無衙。空名而已。其黠者倩軒蓋。顧僕役。拜謁官府。鞭撻里鄰。晉江令金允治蒞訟。兩造稱職官。則立而語。互毆於庭。不可制。受害者延頸。然猶苦餉不足。所招關門兵。不過疲癃數百人耳。時廷臣請出關者。章滿公車。隆武亦欲躬

履行間。而芝龍以缺餉爲辭。十月會后至。乃暫止。

初。隆武帝子身南來。鴻達以所掠美人十二獻。及后至。乃大興將作。擴構宮殿。巵匜之器。悉用黃金。開織造府。造龍袍。后服下體皆織龍鳳形。后性警敏。頗知書。有賢能聲。每召對奏事。后於屏後。共決進止。隆武帝頗嚴憚之。而尙未有嗣。芝龍乃令子森入。賜國姓。改名成功。每伺隆武帝意所向。輒先告芝龍。由是廷臣無敢異同者。宰相半出其門下。何楷與芝龍爭朝班。不合。乞歸。中途被盜截其耳。詔求賊。不得。給事中劉中藻亦以忤鄭氏去。或密以鄭氏攬權告隆武帝。帝切責芝龍。芝龍怒。佯謝事。帝隨固留曰。此非朕意。乃某人言也。芝龍潛中傷之。於是左右無一同心者矣。

南來無賴之徒。爭上疏談兵。卽得召對。片言合旨。賚寶錠。賜官爵。久之漸多。部曹幾及千人。所賞。芝龍亦不應。隆武心知芝龍不可恃。卒無以制之。芝龍亦以不出關。無以饗衆心。乃分兵爲二。聲言萬人。實不滿千人。以鄭鴻達爲大元帥。出浙東。鄭彩爲副元帥。出江西。隆武倣淮陰故事。築壇於郊。拜而送之。旣出關。疏稱候餉。駐不行。月

餘內催二將檄如雨。而切責鄭彩畏縮不前。自有國法在。不得已踰關行四五百里而還。仍疏言餉絕。留如故。

於是黃道周以師相請募兵江西。江西多其子弟。願俱效死軍前。芝龍不與一錢。隆武給空劄百函爲行資而已。道周以劄號召門下。得百人。居吉安。與楊廷麟。萬元吉爲呼應。出兵徽州。被擒。械送江寧。道周絕粒不食十四日。不死。內院洪承疇疏救言。道周清節夙學。負有重望。今罪在不赦。而臣察江南人情。無不憐憫痛惜道周者。伏望皇上赦其重罪。待以不死。上不允。尋同中書賴雍。蔡繼謹等死於西市。

吏部尙書張肯堂。與郎中趙玉成疏言。臣等生長海濱。請以水師千人。由海道直抵金山。襲取金陵。以迎陛下。隆武帝大喜。促芝龍造舟。芝龍笑諾。會有言水師諸臣宜留其眷屬。以防潛逸者。帝遂止。

丙戌春。以足板擲蔣德璟。幾傷。隆武帝決意親征。二月。駐建寧。楚撫何騰蛟。江右楊廷麟。皆具疏迎請。隆武帝欲往江右。意未決。而芝龍固請回閩。閩人數萬呼擁。因駐

蹕劍津。而以兵部尙書吳春枝留守。晉大學士辭不受。留駐浦城。蔣德環自請行關。相機督戰。隆武許之。比至。則疲兵弱卒。朽甲鈍戈。一無可爲。德環告病去。而戶部尙書李長倩以餉不繼憂死。提學御史毛協恭亦憤卒。六月。吳炳自江右單騎入關。命以布政提調棘闈。而用編修劉以修爲主試官。取中舉子葉瓊等百餘人。一時皇子誕生。羣臣表賀。有日月爲明。止戈爲武語。隆武嗟賞。大赦。覃恩。凡鄭氏廝養。俱得三代封誥。撰勅織軸者。日不暇給。時兵弱餉匱。當事無談及者。舉朝如醉如夢。不待識者而知其敗矣。

時清遣大學士洪承疇經略江南。御史黃熙胤招撫福建。皆晉江人。與芝龍同里。芝龍密遣人通款。而隆武帝日與魯監相仇。監國遣都督陳謙。行人林空。奉使趨趙。未敢入關。芝龍以書招之。乃入。陞見啟函。稱皇叔父而不稱陛下。隆武帝大怒。下二人獄。芝龍疏救。不聽。陳謙者。武進人。乙酉春。齎弘光詔。封芝龍爲安南伯。比啟讀券。乃誤書南安。謙謂芝龍曰。安南則兼兩廣。南安僅一邑耳。請留券而易詔。更進伯爲侯。

芝龍大喜。厚贈而別。及半途而南京變。芝龍素德謙。有鎮江錢邦芑者。本出芝龍門下。以召對稱旨。擢爲御史。爲隆武信任。密啟曰。陳謙爲魯心腹。且與鄭至交。不急除。恐有內變。或以告芝龍。芝龍謂刑所必經其門。臨期救之。未晚。至夜半。內傳片楮別移謙斬之。芝龍聞。伏尸哭。極哀。以千金百布壅謙。爲文以祭。有我雖不殺伯仁。伯仁由我而死之語。遂疏稱海寇狎至今三閩餉取之臣。臣取之海。無海則無家。非遺征不可。拜表卽行。中使手敕云。先生稍遲。朕與先生同行。及之河。則飛帆已過延平矣。芝龍旣去。守關將施福。聲言缺餉。盡撤兵還安平。蓋微聞錢塘信也。錢塘自正月至三月。各營皆西望心裂。王之仁疏言。始事之日。人人有直取黃龍之志。乃一敗之後。遂欲以錢塘爲鴻溝。天下事何忍言。臣今惟有前死一策。以所隸舟師決戰。今日欲死。猶戰而死。他日卽死。恐不能戰也。

三月朔。清兵開堰驅舟入江。國維命之仁統舟師。江心接戰。值東南風作。之仁揚帆奮擊。國維督諸軍渡江。會隆武帝命陸清源賈詔至江犒師。馬士英嗾方國安斬之。

且出榭數隆武帝過。國維曰。禍在此矣。

四月。清兵守杭州。監國議抽兵命國維西征。而以禮部尙書余煌兼兵部事。督師江上。時清貝勒王屯兵北岸。江涸可試馬。用礮擊南營。碎國安廚鍋。國安曰。天奪吾食也。因念隆武帝曾以手勅相招。往必大用。否亦可入滇黔。遂於五月二十七夜拔營走紹興。刦監國南行。次日江上諸師聞之。俱潰。鄭遵謙移貲入海中。二十九日王之仁兵尙在。亦將入海。國維議抽其兵五千分守各營。之仁泣曰。壞天下事者方國安也。今清兵數萬。倏渡南岸。孤軍何以迎敵。之仁有舟可入海。公并無舟。何以爲計。國維乃追扈監國行。尙書余煌盡啟九門。令民出走。旣畢。整衣冠赴水死。

六月朔。清兵過錢塘。國維行次黃石巖。方阮馬三家兵。斷所過橋。橋下刻大字兩行云。方馬至此止。國安士英定謀。出獻監國。遣人入守。值守者病。監國脫登海舟。傳諭國維退保四邑。遂過東陽。時六月十八日也。

二十八日。清兵破義烏。有勸國維入山者。國維曰。誤天下者。文山登山也。一死而已。